

历史， 从未这样

New China : A Reflective History

从维熙 著

这是一本有情怀的语文书
献给每一个在路上的你

五十年前的一次越狱

人与狼的往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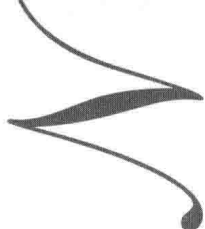
德意志思考

我的黑白人生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从维熙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史, 从未这样 / 从维熙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1

(语文一生)

ISBN 978-7-5495-7504-6

I. ①历… II. ①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69032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(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: 530007)

开本: 89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: 13.75 字数: 252 千字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~10 000 册 定价: 3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部分 北平旧事

也曾少年	/ 3
惊魂 1959	/ 32
人与“狼”	/ 60
老书店	/ 72
挖煤岁月	/ 79
难忘一场“桃花梦”	/ 94
芦花白头最相思	/ 107

第二部分 越狱故事（外一篇）

浪人传奇	/ 121
幸存者	/ 134

第三部分 国之性格

德意志思考	/ 153
-------	-------

莱茵河的怀念	/ 178
巴黎朝圣	/ 193
维也纳长笛	/ 204
樱花之旅	/ 227
在水上勉的故乡	/ 232
善恶两极皆风景——“八一五”思辨录	/ 249

第四部分 文坛安魂

秋风秋雨送达成	/ 259
别了,江南秀士!	/ 265
四月悲情	/ 269
哭公刘	/ 281
蒲柳雨凄凄	/ 289
鲜花伴你远行	/ 310

第五部分 江山走笔

觐见黄河	/ 333
天下黄河贵德清	/ 358
国门风景	/ 364
梦幻阿尔山	/ 371
林海寻梦	/ 376
贵妃之谜	/ 381
面对“兵马俑”	/ 387

走笔“秦坑儒谷”	/ 392
漫步“原子城”	/ 399
大自然是艺术之母	/ 405
附：我的文学与人生——北大演讲实录	/ 412

第一部分 北平旧事



天上飘着零星的雪花，我为母亲提着一个小小包裹，
走在她的身旁。在我生命的年轮史上，

这是我第一次的付出，

那小小包裹虽然不沉，

可是它是我从母亲手中夺过来，提在我手上的。

也曾少年

一、关老爷的“青龙偃月刀”最终敌不过爷爷踏雪咏诗的熏陶，初始的文学梦如雪一般无声息地融化在幼小的心田。于是，工程师的儿子数学考零分留级，寡母长叹“你不如你爸爸的小指甲盖儿……”

有一首充满诗意和联想空间的歌，它的歌名叫《大约在冬季》。我喜欢秋天，也喜欢冬天，因为冬天银雪纷飞，如芦花翻白，雪国的沉寂与肃穆，令人感到空气之新鲜，田野山峦之纯净。进入青年时代，因为我身陷苦难之中，我特别喜欢听列宁喜欢的那首俄罗斯民歌：

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
冰河上跑着三套车
是谁在唱着忧郁的歌
是那赶车的人

歌声低沉、浑厚、悲凉、含蓄，仿佛在那雪原上留下的马车

车辙,就是一个无尽遥远、无尽深邃、无尽惆怅的故事。车辙有时笔直如弦,有时又弯曲如弓,我常常把那“弦”和“弓”,看成是人生的直线和曲线;而能给人世留下这些鲜明印记的,是晶莹剔透的冬季的雪。

我很喜欢冬日的鹅毛大雪。儿时学的国语书本上许多文章,我都已淡忘无存,但是一首描写冬季落雪的儿歌,事隔 50 个年头了,我仍记忆犹新:

北风呼呼叫

大雪纷纷飘

地上银花儿

积起三尺高

一个老头儿

弓身把雪扫

扫净小路儿

又去扫大道

蓦然回首,这儿歌不仅亲切,而且浪漫。试想,三尺厚的白雪,一个老头儿怎么能用扫帚扫得动呢!然而,无人深究其儿歌之孟浪夸张,而是凭借文学去想象那雪国老人的画面:雪原很美,那老人被白雪染成白眉白须,简直美若仙翁。

我之所以能存留下这个鲜活的记忆,怕是跟我祖父不无

关联。爷爷是个清朝末年的中榜秀才，唐诗宋词他无所不通，我是从氏家族中的长孙，自然被爷爷视若掌上明珠。他疼爱我的方式之一，就是填鸭式地强迫我悬腕仿柳公权碑帖写墨笔字，其二就是让我背诵唐诗。河北玉田地属北国，冬季多雪，越是下雪的日子，爷爷越要拉我出去“寻梅”。其实，县城城关并无梅可寻；他借着酒兴带我到城南二里地左右，一个名叫暖泉河（即温泉）的地方去雪游。雪团在天空白絮漫飞，地上暖泉翻着滚滚热浪，这时雪中白须白眉的爷爷，便见景生情摇头晃脑地背诵起唐代柳宗元的《江雪》一诗：

千山鸟飞绝，

万径人踪灭。

孤舟蓑笠翁，

独钓寒江雪。

当时，年仅10岁左右的我，既无法知晓诗的内容，更破译不了爷爷乐趣之所在；但我记住了那首儿歌，怕还是由爷爷在雪中吟诗留下的记忆。因为人的记忆链环，是环环相扣、由此及彼的，那扫雪老人的儿歌，便清晰地留在我大脑皮层中了。

祖父喜文，当然会非常重视文化。在我落生的代官屯三十多户的小小山村中，我家中出了两个名牌大学的学生：一个是我的父亲从荫檀，他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，是学理工的；另

一个是我的叔叔从荫芬,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。两个姑姑都到北平求学,受过中等师范学校教育。有失平衡的是,我母亲和婶婶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,这是封建社会的畸形发展带来的畸形婚姻。我的父亲和我母亲结合,首先是亲戚的撮合。据已年高86岁的老母亲回忆:当时我爸爸在天津读书放假归来,县城里的城隍庙正唱大戏(京剧),姥爷套上白骡子车,说是去城里看戏,实际上是去戏台根下相亲。母亲年轻时,是五姐妹中皮肤最为白皙的,但又是五姐妹中唯一裹脚缠足的。我爸爸是个开明进步的学子,何以会看上我的母亲,我无法探源,反正是他们结合后,于1933年农历三月十三日生下了我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,北洋大学随国民党西迁重庆。爸爸毕业后在机场做工程师的工作,后来爸爸与几名同学不满国民党消极抗日,出重庆朝天门想乘船去武汉转道投奔延安时被捕,在国民党陆军监狱关押期间,肺病(当时称之为肺癆)复发而亡。因而我父母之间的婚姻,对于我是一个不解之谜。据家叔告诉我:爸爸在投考北洋大学时,在几千名考生中,中了“头名状元”,是个十分聪慧的人。1947年家乡进行土地改革时,贫下中农曾从我落生的屋顶中找出来我爸爸藏在顶棚上的禁书,其中一本就是用毛边纸印的列宁著作《国家与革命》。这些能有助于我了解爸爸的禀赋与智慧,却无助于我得知父亲与母亲结合的原因——因家父亡故重庆时我才4岁,我连父亲的模样都无从记忆。

我 22 岁时,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并出席新中国第一届青年创作会议,成为一个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的作家,似乎难以从父母身上找到艺术基因的遗传作用。因为我外祖父是个清末“武举”,我记忆最清楚的是顶门用的那口几十斤重的“青龙偃月刀”。儿时见他舞枪弄棒、弯弓射雁,虽觉得挺有趣的,但当他拧着我的一只耳朵,叫我早上起来陪他一块去练功时,我还是没能从命。因而我姥爷说我会成为一个没出息的书虫,成不了什么大气——他是很鄙视文秀才——我的祖父的。那劲头颇有点看京剧《将相和》中廉颇蔑视蔺相如,但没有京剧收尾中的和好。

因而从血统探源上寻觅,我有三个源头:一文二武三理工。使我始终不解的是,我自幼没有理工科细胞,尽管我父亲是理工学科的尖子,如果他不遭厄运,28 岁过早夭折于南国的话,会成为鼎鼎盛名的发明家,但我身上却难找到他的影子;与之相反,我在城关上小学时算术就常常不及格,爷爷常以我父亲为例进行训导,但无效果。我躲在柴禾垛后边和大缸的缸缝中,看的尽是些似懂非懂的小说,如《石头记》以及武侠小说《青城十九传》《蜀山剑侠传》《鹰爪王》《十二只金钱镖》《雍正剑侠图》之类。前年,我小姑从台湾来故里探亲,还询问过我一个她目睹的细节:有一次到了吃午饭的时候,到处找不到我,最后我拿一本《三侠剑》从结满蛛网的粮缸缸缝中钻出来,为此我母亲用笞帚疙瘩打过我的屁股。这细节我已无记忆,

但是迷恋杂书,并到没人的地方去看,我倒是记得十分清楚的。这被我姥爷的话言中了:我是个没有用的小书虫。

当代医学中有一种隔代遗传学说,大概我天赋秉性的形成,可以归纳为我祖父的潜移默化之影响。爷爷生性宽厚豁达,不拘小节,酒喝多了便发酒疯,东摇西晃地像打醉拳。我也是个小马大哈,到北平求学时,插班于西四北小学六年级。当时每节课之前,学生都要排队步入教堂,有一次我站在前排,后排男女同学忽然鹊声四起,然后是掩面而笑。之后,我才知道我早上从玉皇阁夹道背着书包上学时,外裤不知何时被划了一个三角洞口,外裤里没穿内裤,因而露了屁股,前排同学视而不见,后排同学却能看得一清二楚。本来我这个光葫芦头的农村娃子,走进北平学堂,已然被看成是小土包子,加上那裤子后的洞洞,便引发了这场笑剧。我用手一摸,发现了自己的破绽所在,立刻面红耳赤。这时,一名叫刘惠云的女同学,突然对嘲笑我的同班同学喊了一声:

“严肃点,别嘲笑农村来的从维熙同学,你们油头粉面的,就自认为好看?呸——”

如果说我在北平小学上学,留下了什么深刻印象的话,这是唯一的印象;如果说同班同学谁使我难忘的话,就是这位刘惠云。她家住在大红罗厂,粉面蛾眉、前额开阔、肤色白皙、家中富有,据说她父亲是国民党金融界中的一个要员。十分凑巧的是,后来我混迹北平二中读初中,学校去颐和园游园时,

正逢与刘惠云所在的女三中同日,我与她在颐和园后山不期而遇。我佩戴着二中领章,她佩戴着女三中的胸徽,由于有她对我裤子破了洞抱打不平之举,我和她都萌动了少年少女之情怀。她把她家的电话号码给我,我却胆怯地不敢去拨动电话(当时北平二中传达室只有一台老式摇棒电话机)。倒是她先给我来了一封短函,要我去西单蟾宫电影院去看一部美国的《绝代佳人》电影,算作我和她的初约。

是怯懦?有这个成分。是缺乏严密条理?这正是少年“维特”之缺陷。我在这场初次约会中,竟然带了同班同学谭霈生同往(1949年后的著名戏剧评论家,曾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),这个愕然之举,一下挫伤了这位公主的情致与自尊,导致了初约即是幕闭之结局。但我一直记着她在小学时仗义执言之举,一直寻觅她的消息,反馈回来的消息是:她和她的全家,在解放北平前夕飞往台湾。因而,在1988年春节前夕,台湾《联合报》副刊向我约稿时,我涂抹了《寄梦》一文,发表于该刊春节专号上。文中除问候我在台湾的小姑平安,祝贺我的组合式长篇《鹿回头》在台湾出版面世之外,梦是寄给她的。文中我重忆北平少年时代旧事,祝福她阖家幸福,并希望她不要变成白先勇小说中的平庸的主妇“尹雪艳”,而是青春永驻、心灵永远年轻的“刘惠云”……

梦!是个梦!当我步入人生之冬季,在这多雪的冬天,重温我的少年时期,它是一个凌乱而混沌的梦。那不是初恋,是

朦胧中青春的苏醒,是儿女情愫第一次撞击心扉。但是这一切都由于我欠缺理性思维而自我扼杀了。

少年时代,我的智能智商是畸形的。让自己引为耻辱的“裤子洞洞”只是其中之一件。第二个带有自戕色彩的事,是我考取了平民中学,当公榜贴出录取名单时,我竟然漏看了自己的名字。为此,在北平以当保姆谋生并供我上学的母亲十分伤心,连连长叹我不如我爸爸的小指甲盖。殊不知是我马大哈成性所导致的后果;待我知道我被录取时,又因没能及时报到,名额已被后门考生取代(这不仅使我刺伤了母亲的心,还失去了与王蒙同窗之机缘,王蒙亦于当年考入平民中学)。没有办法,我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的老姨,找了在北平市政府任职的亲戚,经过他疏通关系,我走进了北平二中的课堂。1949年前的北平二中与1949年后的北京二中一样,都属于一流的重点中学,对于我这个厌恶数、理、化的学子来说,无疑是个灾难。小代数中 $X+Y=Z$ 的公式所嬗变出来的各种数学方程式,使我苦恼万分;并非我不想知晓其中的奥妙,但就是没长着那样的一颗脑袋,死活进入不了阿拉伯数字海洋,解不开那些数字之谜。由于资质和禀赋之故,在期末小代数考试中,我在同级几十位同学中成了绝无仅有的一个——我得了零分,吃了鸭蛋,成为该班不准升到初中二年级的留级生,创造了我少年时代的耻辱之最。也许在上帝创造人类时,就赋予人以下几种类型:理性思维型,感性思维型,感性与理性交织

型与呆傻的痴呆型。我自认为我属于第二种类型,即感性思维丰腴、理性思维枯萎的少年。在儿童时,我躲到缸缝里去看武侠小说,而又没有去少林或武当成为武林高手的梦想,因为在我爷爷和我姥爷之间,我崇敬爷爷的满腹文采,而不崇敬我姥爷能舞关云长式的青龙偃月大刀。到了北平之后,我接触到了笑天主编的一本《太平洋月刊》,我把它翻了又翻,读了又读,竟然有了写文章的梦幻。假如寻找我的处女作的话,应当算是“裤子漏洞洞”——我在西四北小学上六年级时的那篇习作。当时,我的一双童眸,目睹了国民党南逃之前的腐败与糜烂,一面是“朱门酒肉臭”,一面是“路有冻死骨”,激于少年义气,我写了一篇题为《大红门里的笑声》的东西(非小说,亦非散文,算是“四不像”的文章),寄往了《太平洋月刊》。可想而知,它如石沉大海,杳无回音。

进了二中,我读了许多小说。除去日伪时期的一些作家作品之外,我把李紫尼先生描写抗日战争中儿女浓情的小说《青青河畔草》读得滚瓜烂熟(此部小说改成电影,女主角由王丹凤主演)。二中教小代数的老师姓蓝,记得有一次他突然提问我说:“我刚才讲的什么?”我站起来,茫然无知,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。蓝老师说:“你有什么病?你不看黑板,两眼总朝窗户看什么,那儿又没有金凤凰!”我的同座同学叫李玉成,他的数、理、化才能比我强不了多少,属于班内倒数第二。下课之后,他同情地对我说: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,你正在想《青